



# 迟到的军礼

□ 董虎艇

记忆的筛子,往往会筛落无数事无数人。但肯定有一些,无论怎么“筛”,始终都在。比如,我的老首长,我当兵时的旅政治部主任贾建国便是。

1976年2月,贾主任从湖北黄冈投笔从戎。他从基层报道员干起,一步步走进了军区大机关。之后,又华丽转身,于1993年2月调任某旅政治部主任。此时,我进电影队时间不长。按说,贾主任才来,应该不会对我这样的小战士有印象。可出乎意料,在一次部务会上,他竟说:“我知道,电影队的小董很辛苦!”这顿时令我感动不已,对贾主任更是肃然起敬。

第一次和贾主任正面接触,源于我的一次调动。有一个叫陈建平的新闻干事,曾在我面临退伍的关键时刻,伸出过援手。后来,陈干事调回山东某师。非常巧合,他的顶头上司,恰恰是我老部队的领导。当时,军区准备在他们师召开一个现场会,需要抓紧物色男解说员。这种机缘下,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我。于是,陈干事受命,揣着商调函,坐了一夜的火车,风尘仆仆赶到商丘,想把我调过去。一大早,我便跑去“请示”贾主任。听我说明来意,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,一口咬定说不行。等着听我信儿的陈干事,一听说没戏,亲自去找贾主任“交涉”。可软磨硬泡,最终还是事与愿违,无功而返。临别前,陈干事不无遗憾地嘱咐我:“领导不放,说明看中了你。安下心来,好好干吧!”

通过调动这件事,贾主任似乎开始更加关注我。只要我做出一点儿成绩,他就会不失时机地夸奖一番。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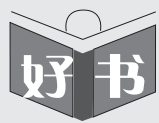
时,无论是放电影、搞广播、写报道,还是主持文艺节目,我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。直到现在,王玉伟科长还依然在说:“你给宣传科、政治部,甚至这个旅,付出了很多心血,增添了很多光彩!后来,部里的领导把你当成了宝贝。”1993年5月,集团军给旅里3个提干指标,要求推荐5个人选。做梦也没想到,我这个来部队还不足半年的兵,贾主任竟在常委会上提议,把我列为预提对象之一。这使得我彻夜激情难抑。我把不吐不快的一肚子心里话,饱蘸深情倾泻笔端,在党的生日这天,发表在《解放军报》上。虽然这次提干未能获批,但我安之若素,干工作的劲头和热情一如既往、丝毫未减。那天晚上,贾主任突然“暗访”电影队,正好撞见我在广播室闷头写稿子,他非常欣慰,跟我聊了好久,搞报道的体会,部队成长的经历,娓娓道来,感觉就像是“邻家大哥”。

贾主任作为政工干部,多年来,始终坚持两条:一是自己动笔写文章;二是悉心培养新闻报道骨干。后来,贾主任派我去《前卫报》社学习。在这里,我不仅认识了所有的编辑老师,学到了很多新闻采写知识,尤其发表了不少稿子。从报社满载归来,部队的评优评奖和老兵退伍工作即将同时展开。按规定,我全年的见报篇数,早已超出了立二等功的标准。对农村兵来说,立了二等功,可以“农转非”,政府“包安置”。这也算是“功成名就”了。一时冲动,我递交了退伍报告。贾主任似乎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,他找王玉伟科长商量,“小董是个好苗子,咱们得培养。这个二等功,说啥也不能

给!”结果,我只立了一个三等功,退伍的事情自然也搁置了。这让我郁闷了好一阵子。事后想想,我挺后悔的。当初,“哭着喊着”不愿意走,现在,翅膀儿一硬又想着飞,这么做,咋就没想想贾主任送我去报社学习的良苦用心呢?

可是,贾主任非但没有“怪罪”,反而还把我叫到身边,为我“把脉开方”：“小董,电影队日常事务繁杂,我和王玉伟科长决定调你出来,集中精力专职搞报道,你拼一拼,争取提干,如果不成,再考虑转志愿兵的事。好不好?”贾主任语重心长的一番话,犹如强心针、兴奋剂,重新点燃了我的激情。我白天采访晚上写,马不停蹄连轴转,文字、摄影“双枪发力”,军、地报刊“四面出击”。冬天冷,我趴在被窝里写;夏天热,我把双脚泡进凉水里写。没有节假日,搭上了双休日,因为睡眠严重不足,一度患上了“熊猫眼”。

得到以失去为代价,失去以得到为补偿。1994年,军区战士报道员提干15人。我的发稿数量和稿件质量,经评审组多轮评定,综合排名第11。“有志者,事竟成,破釜沉舟,百二秦关终属楚。苦心人,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”。这是当年贾主任为了“督”我励志,抄送给我的名句。这么些年过去了,我一直牢记于心。无论是爬坡过坎,还是逆水行舟,我始终激励自己咬紧牙关、砥砺前行。贾主任,真的很早就想感谢您,但,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。如果没有您的悉心培养、热心扶持,我怎么可能会有今天?想真诚地道一声:谢谢您!师恩难忘!在这里,我给您敬上一个迟到的军礼!祝您永远健康!平安!快乐!



## 在字里行间 寻找对话的回响

□ 姚德会

在一次培训班学习期间,授课老师开列了一份41本选读书目的书单,这宛如一张通往智慧殿堂的导览图。书单上《如何阅读一本书》的书名瞬间击中了我——作为一个热爱阅读却常感不得其法的学员,我仿佛找到了那把久违的钥匙,当即购来细细研读。

初读此书,确有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的相见恨晚之感。它精准地诊断了我多年阅读中的症结:盲目的勤奋比懒惰更可怕。

从结构上看,这是一本具有匠心的实用指南。全书围绕“阅读的层次”这一核心,层层递进地阐述了基础阅读、检视阅读、分析阅读直至主题阅读的技巧。书中,作者并未止步于空洞的理论说教,而是在书末细心附录了练习与测试,旨在引导读者将方法付诸实践。这种编排本身,就是对主动阅读的示范。

阅读中,令我醍醐灌顶的观点是:阅读,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作者将写作与阅读比作一场“接球游戏”:作者是发起者,读者是接球者。如果仅仅是被动接收信息,无异于让球掉落在地。真正的阅读,是为了增进理解力,是为了通过文字这扇窗,去窥见作者深邃的思想内核。

掩卷沉思,我不禁对照自身。过往的读书生涯,我大多停留在消遣或获取资讯的基础层面,满足于眼睛扫过文字,却鲜有与作者进行灵魂深处的对话。正如书中所言:“如果你的阅读目的是想变成一个更好的读者,你不能摸到任何书或文章都读。”我想,一名优秀的读者,应当是一个带着问题去探索的主动者。我们需要在字里行间不断地提问、解答、反驳、印证,真正将书本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智慧。

基于职业的原因,我每天都在与法条、案卷、证据打交道,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强度的“阅读”。如果我能够掌握分析阅读的要义,精准拆解每一个案情的逻辑,像侦探般审视证据链条,便能更好地透过现象看本质,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公正。

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,我们要学会静下心来阅读,不仅仅是用眼睛去看,更要用大脑去思考,用心去对话。让每一次深度的阅读,都成为一次自我的重塑。



## 五月石榴花

□ 李阳海

我家窗外的园子里一共有五棵石榴树,三棵大的,两棵小的。其中一棵是从老家大老远移过来的,这几棵石榴树都是我老伴的“倾情之作”,心爱之物。

“五一”过后的一天早晨,我习惯性地侍弄我的花园,花草们却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惊喜,靠东边的两棵石榴树竟然吐出许多花蕾,有的已含苞待放了。此时的我,丢下其他活计,专心致志地欣赏起石榴花。

这两棵石榴树的花朵,一棵是红的,一棵是白的。红的如火,燃星点点,跃于枝头;白的如玉,粉嫩透亮,如烟似梦。你看吧,石榴树枝丫上茂密的叶片间,悄无声息地钻出一簇簇一串青里泛着丝丝红晕或奶油色的花蕾。

这些石榴花蕾形态各异。小的花蕾,好像一枚珠宝点缀在绿色的布景中;刚张开一点点的花瓣,就像一位羞涩的小姑娘,微微露出她那可爱的面庞;半开半合的,好像一个个小喇叭,在演奏着夏的旋律。经风一吹,那些点缀着小花蕾的枝条来回摇曳,舞姿曼妙,婀娜多姿,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。

凝神细看,竟然发现层层叠叠的绿叶中有几朵红花开了,怒放出艳阳似火的花瓣,舒展出奔放与灿烂的殷红,充满了强烈的生命感。再细看,黄色的花蕊星星点点地密布在花瓣中间,淡黄色的花萼像是一口小吊钟。

那红色像火焰,摄了我的心,也燃了我的情。此情此景正好应了唐代诗人杜牧在《山石榴》中“一朵佳人玉钗上,只疑烧却翠云鬟”诗句,真是赞美石榴花的神来之笔。诗人不直接描写石榴花的红色,见丽人发簪榴花,却担心红艳似火的榴花会不会烧坏少女的翠簪和秀发,与元代诗人马祖常“只待绿荫芳树合,蕊珠如火一时开”的意境各有千秋。

接着说那棵白石榴,因其花萼、花瓣均为黄白至乳白色,故此称为白石榴。它的花容与红石榴仅仅是红白的差异,红石榴是属于白天的,那点缀在浓翠中的娇红宝石榴熠熠生辉,如火,如霞;灿烂明媚的白石榴是属于夜晚的,纵使没有月光,也可以感觉那一朵朵如云如烟的娴雅宁静。碧绿的枝叶间玉琢般的花朵晶莹如精灵,那飘然遗

世而独立的风采让人流连忘返。

我曾读过现代诗人描绘白石榴的一首诗:只晓榴开灿若霞,那知造化绣奇葩。翠云裁作娇枝叶,白玉琢成琼蕊花。

“该吃饭喽!”老伴在窗台前的一声呼唤,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。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两棵石榴树,边走边寻思着,真佩服造物主为何让石榴在五月才露出笑脸,石榴花不与三月桃花比妩媚,不同四月牡丹争华贵,五月满眼皆是绿,唯有榴花红似火!大概这就是我寻找的答案吧。

有人说石榴是一盏盏灯笼,照亮路的尽头。

有人说石榴是一串串风铃,唱响在五月的枝头。

还有人说石榴是一束束火焰,燃烧到硕果满枝的秋后。

